

英语学习者在阅读中对陌生语块的识别 —— 一项基于计算机阅读任务的研究

左红珊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 语块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或学习过程中单词化了的若干单词的组合, 它们不经过语法分析, 作为独立的整体存在。本研究通过一项计算机阅读任务, 实时追踪在二语阅读过程中, 学习者是否能识别出文本中所包含的陌生语块。结果显示, 二语学习者不善于识别出文本中的陌生语块, 他们不倾向于把语块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处理, 而是用语法规则对其进行解构分析; 此外, 语块类别和学习者二语水平对语块识别均有影响。

关键词: 语块; 识别; 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2009)02-0072-0006

语块 (formulaic sequences) 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或学习过程中单词化 (lexicalize) 了的若干单词的组合, 它们不经过语法分析, 在记忆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储存和提取的 (Weinert 1995: 180, Wray 2002: 9^①)。语块种类多、数量大, 包括习语 (如: chew the fat)、固定搭配 (如: look down upon) 以及一些基本句型 (如: How do you do?) 等。它们在语言使用中广泛存在, 其地位不容小觑。 Ellis (1996) 用以下的话生动地说明了语块在语言中的重要性^②:

“ / In a nutshell/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 large part of communication/ makes use of fixed expressions / As far as I can see/ for many of these at least/ 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 The meaning of an idiomatic expression cannot be deduced by examining the meanings of the constituent lexemes /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lots of phrases that although they can be analyzed using normal syntactic principles/ nonetheless/ are not created or interpreted that way / Rather / they are picked off the shelf/ ready-made/ because they say what you want to say / ... ”

(Ellis 1996: 118-119)

正如 Ellis 所言, 绝大部分语块是约定俗成, 而非根据语法规则生成的。因此, 对于输入信息中的语块, 语言使用者完全

依赖语法规则进行语法分析是行不通的。 Sinclair (1991: 110) 也曾指出, 人们在处理语言信息时通常有两种方式, “自由选择原则” (the free choice principle) 和 “习语优先原则” (the idiom principle)。前者指运用语法规则对语言信息进行分解, 后者指的是把语块作为处理语言信息的基本单位, 语块内部不再经由语法分析。 Sinclair 认为, 因为文本中含有大量的不能用语法规则分析的语块, 所以文本理解主要遵循习语优先原则, 自由选择原则只是适时地使用 (Sinclair 1991: 114)。比如, 在 “ we have been chewing the fat for a couple of hours ” 中, “ chew the fat ” 表示 “闲聊”, 构成该语块的各个单词的字面意义和语块的整体实际意义没有什么关系, 用 “单词意义 + 语法分析” 的方式显然得不到正确的理解。 Sinclair 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同 (如 Schmitt 2004: 4, Skehan 1998: 32, Wray 2002: 04)。

近年来,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 母语使用者无论是在进行语言产出还是处理输入信息时, 语块都是作为一个整体信手拈来、无需用语法规则解构分析的 (Schmitt 2004: 17, Wray 2002: 105-127)。比如, Underwood 等人 (Underwood, Schmitt & Gal Pin 2004: 158-167) 用眼动仪对母语阅读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发现受试对语块中的单词的注视时间比这些词单独使用时的注视时间要短得多; 根据这一结果, 他们推断受试是把语块作为

作者简介: 左红珊, 女, 讲师, 博士。研究方向: 第二语言习得。

收稿日期: 2008-09-18

① 根据 Wray (2002: 9), 语块研究者曾经使用过数十种不同的名称来描述语块, 比如: chunks, collocations, fixed expressions, formulaic sequences, frozen phrases, multiword items, prefabricated routines 等。Wray 认为 “ formulaic sequences ” 既全面又不至于宽泛, 因而采用这一名称。本文把 formulaic sequences 译为 “语块” (参见丁言仁 2004, 文秋芳 2003)。

② 根据 Ellis (1996), 短线连接的是语块的组成部分, 斜线则是对意群的分割。

整体直接从大脑中提取出来的，处理速度自然要比先识别出单个的词、再用语法规则进行分析快得多。

二语阅读中，学习者是否也把陌生语块^⑤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处理呢？从语块本身的特性来看，语块通常由几个单词构成，没有明显的起始和终止标志，凸显度（salience）很低，学习者难以辨识出这是一个不可切分的整体。此外，二语学习者在学习中往往以语法体系为核心，强调语法规则的学习和词汇的记忆，没有予以语块习得足够的重视，导致了语块发展严重滞后（Amaud & Savignon 2001: 167-168; Wray 2002: 199-213）。因此，很多二语学习对象对语块的整体性本质（holistic nature）缺乏认识，不易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辨识出哪些是固定的、不可分解的语块，而是习惯性地使用语法规则来分析语块，将其看作是用语法规则粘合在一起的若干单个的词，最终导致理解上的偏差。目前，有关二语学习者在阅读中对陌生语块的处理过程的研究才刚起步，大多数研究尚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如 Wray 2002），实证研究还比较匮乏。

正是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为受试，探讨学习者在英语阅读过程中对陌生语块的识别。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 二语学习者在阅读中，是否能识别出文本中包含的陌生语块是不可切分的整体？

(2) 不同类型的语块对识别有什么影响？

(3) 学习者二语水平的发展对语块的识别有什么影响？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计算机阅读任务对学习者在阅读中的语块识别进行实时（online）追踪。受试进行计算机阅读的时候，如果用鼠标选中他们不认识的单词或短语，该单词或短语的意义就会出现在屏幕上。受试选中某个短语，表明他识别出来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语块，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计算机自动记录受试选中单词或短语的情况以供分析。

(1) 受试

本研究有两组受试，一组为中级英语学习者，是电子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大一的学生，共 21 人；另一组为中高级英语学习者，是英语专业大三的学生，共 20 人。

除了受试的英语学习经历外，我们还用 Hever (2001) 的词汇测试来区分这两组受试的英语水平^⑥。表 1 显示了两组受试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在词汇测试中的成绩。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两组受试的词汇测试成绩有显著差异（ $t = 9.066$, $P = 0.000$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组受试代表两个不同的水平组。

表 1 受试的英语学习经历及词汇测试成绩

	受试基本情况		词汇量测试结果		
	专业	英语学习时间	全距	均值	标准差
中级学习者 (21人)	自动控制	7年	32 - 60 ^a	43.86	6.81
中高级学习者 (20人)	英语	9年	52 - 96	70.95	11.79

^a 受试在词汇测试中做对的题数。

(2) 目标结构的选择

语块的类别纷繁众多，不同类别的语块差别很大^⑦，难以归类、不便比较。我们查阅了大量语块研究文献（如 Abel 2003; Bishp 2004; Schmitt 2004; Wray 2002），决定选择语块中的动词性习语作为目标结构（即符合“动词+名词”结构的习语，如 *chew the fat*, *draw a blank*, *take the biscuit*）。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习语研究历史悠久，有相对成熟的分类方式供我们借鉴（Inui 1986: 302-304; Liontas 2001: 2）；其次，大部分习语的意义不等于习语各个构成单词字面意义的总和，也就是说，通过“单词意义+语法分析”的方式对习语进行解构往往不能得出习语的正确意义，将其视为整体语块有助于理解；另外，动词性习语在句子中一般作为谓语，对句子的理解至关重要（Abel 2003: 329-358; Cooper 1999: 240）。因此，本研究选择动词性习语为目标结构。

参照前人对二语习语理解的研究（如 Inui 1986: 302-304; Laufer 2000: 189; Liontas 2001: 2），我们以英语习语是否能字面直译为汉语为分类标准，得到了以下四类习语：

① 能够字面直译为汉语的英语习语（标记为 ET 习语，意为 exact translation，比如，*swallow the bait* 可直接字面译为“上钩”）；

② 能够部分直译为汉语的英语习语（标记为 PT 习语，意为 partial translation，比如，*drag one's feet* 意为“拖拖拉拉”）；

③ 不能直译为汉语，而且直译为汉语说不通的英语习语（标记为 NET 习语，意为 non-equivalent translation，比如，*chew the fat* 字面意思是“咀嚼肥肉”，实际意义为“聊天”）；

④ 不能直译为汉语，但是直译为汉语有其它意义的英语习语（标记为 FF 习语，意为 false friend，比如，*pull one's leg* 字面翻译为“拉后腿”，实际意义为“开玩笑”）。

第①、②、③类习语，我们各选了 8 个，第④类习语由于数量较少，只选了 4 个，因此一共有 28 个目标习语（见附录）。正式实验前的试测表明，我们所选择的目标习语都是受试不认识的陌生习语^⑧。此外，为了避免语块中的生僻词吸引受试的注意力，本研究所选择的目标习语均不含有受试不认识的单词。

(3) 阅读短文的编写

我们编写了 28 篇含有目标习语的英语短文，每篇短文包含一个目标习语。这些短文的原文来自英美主流媒体（如

^⑤ 本研究之所以强调“陌生”语块，是因为如果学习者已经知道某个语块，就会自觉的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Underwood, Schmitt & Galpin 2004），也就不存在识别的问题了。

^⑥ 该测试包含 120 道多项选择题，每个题目测试一个词。受试答对一题即得 1 分，满分为 120 分。如果受试把 120 题全部做对，那么其词汇量大约是一万四千词左右（Hever 2001）。

^⑦ 比如，有的语块是动词性的（如 *put on*），有的是名词性的（如 *apple of one's eye*），有的是短语（如 *kick the bucket*），有的则是句子（如 *It takes one to know one*）。

^⑧ 正式实验前，我们选择了一些与本研究中的两组受试英语水平相当的学生进行试测，结果表明所选的 28 个习语对他们来说均为陌生习语。

ABC, CNN, TimesOnline等), 我们通过删节编写, 将其改写为大约 80至 120 词长的短文^⑦。为保证短文内容清楚、语言流畅、符合英文文法和表达习惯, 我们邀请了两位美国外教审阅、修订了所有短文。

如果每一篇短文都含有习语, 受试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点, 从而刻意在短文中寻找习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又外挑选了 12 篇不含有习语的短文作为干扰项, 和那些含有目标习语的短文混杂在一起。

在阅读过程中, 若只是单纯地让受试阅读文章, 受试可能会因为没有任务压力而不认真进行阅读。为了给受试一些压力, 我们为每篇文章编写了两个正误判断题, 让受试在阅读结束后完成。在进行数据分析时, 受试的答题情况不纳入分析。

(4) 计算机阅读任务

本研究采用计算机阅读任务, 在线追踪学习者在阅读中对陌生语块的识别。受试在进行计算机阅读的时候, 如果用鼠标选中自己不认识的短语或单词^⑧, 该短语或单词的意义就会呈现在屏幕上。受试选中一个短语, 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语块, 试图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

a) 编写目标语块的意义

如前文所述, 计算机阅读软件中要包含目标语块和一些单词的意义(即 Glossary), 以备受试查询之用。在编制 Glossary 时, 我们使用了目标结构的词典意义^⑨, 比如:

Glossary	
taken the biscuit	to be the best to rank first
rookie	someone who is new to and has no experience of an activity

平均而言, 除了目标语块外, 每篇短文还有 2 到 3 个生僻词配有释义。

b) 计算机软件

受试在进行计算机阅读任务时, 计算机会自动记录受试对目标语块的选中情况。计算机阅读页面的正中是一篇短文, 短文上方有一栏空白, 标有“词语解释”的字样。受试在阅读过程中, 若用鼠标选中不认识的词或短语, 该词或短语的英文意义就会出现在“词语解释”栏里。短文下方标有“第 * 篇, 共 40 篇”的字样, 让受试知道自己做题的进度。受试阅读完一篇文章后, 点击“Click here for the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即可进入阅读理解页面。做完题目后, 点击“Next Passage”, 即可进入下一篇阅读文章。整个过程中, 受试进入下一个页面后, 即不能再返回上一个页面。

c) 实验过程

实验开始前, 我们发给每个受试一份“计算机阅读任务指南”, 详细阐述阅读任务的过程和要求, 以及软件的特性。为了让受试熟悉计算机阅读任务, 我们编制了三篇练习文章, 放在正式的阅读文章前面, 让受试熟悉操作过程。碰到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当即进行解释和示范。当所有的受试对实验程序都很清楚后, 才进入正式实验。

2 数据分析及讨论

2.1 二语学习者在阅读中对陌生语块的识别

如前所述, 语块的形式不规则, 没有明显的起止标志, 在视觉上不凸显。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 在二语阅读中, 学习者不容易识别出自己不认识的语块。也就是说, 学习者不是将陌生语块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而是将其看作是由语法规则粘合在一起的若干单个的词; 相应的, 在计算机阅读任务中, 学习者选中目标语块的频率就会很低。

计算机阅读任务的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表 2 显示, 总体而言, 每个受试选中语块的平均个数仅为 5.71 个, 也就是说, 在 28 个陌生语块中, 只有大约 6 个语块(约占目标语块总数的 20%) 是被受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的。中级组受试选中目标语块的平均个数为 4.40 个, 中高级组受试则为 7.04 个^⑩。

表 2 受试选中目标语块的平均个数

	语块 总数(个)	受试选中语块 的个数 ^⑩ (个)	标准 差
所有受试(41人)	28	5.71	2.33
中级组受试(21人)	28	4.40	2.15
中高级组受试(20人)	28	7.04	3.62

上面的结果说明, 受试在阅读中碰到陌生语块时, 并不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推测其意义; 相反, 当他们看到句子中每个单词都很熟悉时, 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明白了句子的意义, 不再进一步思量某些单词的组合是否有特别的意义。正如一位受试在完成计算机阅读任务后的访谈中所说:

“我现在觉得也不可能在这场比赛中吃饼干……但阅读的时候, 我想反正 biscuit 这个词我认识, 就没有管它了……”(文章中的目标语块为 take the biscuit)

受试在阅读中忽视那些由熟悉的单词构成的陌生语块, 这

^⑦ 如果短文太短, 每篇仅有一两句话, 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另一方面, 如果短文太长, 像 TOEFL 考试那样每篇 300 多词, 则本研究的阅读任务太为繁重。因此, 我们把短文的长度控制在 80 至 120 词左右。阅读测试研究表明, 短文章可以达到和长文章相同的效度(何莲珍, 1998; Mehroo & Rajzi 2004)。

^⑧ 正式实验前的试测表明, 如果跟受试说只是文章中的某些短语有释义, 就暗示了受试文章中包含语块, 受试就会刻意寻找语块。因此, 我们在设计软件时, 提供了目标语块以及一些生僻词的释义; 在计算机阅读任务中, 我们向受试强调文章中的某些单词或短语有释义。

^⑨ 目标语块的意义来自 Collins COBUILD Dictionary of Idioms (2001), 单词的意义来自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English-Chinese) (1998)。

^⑩ 本研究所选的语块对受试来说均为陌生语块, 但是在阅读中, 受试在语境的帮助下, 自认为理解了语块的意义, 不需要进行查询, 这就会降低受试选中语块的频率。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在实验过程中不断提醒受试选中自己不认识的单词或短语, 查询其意义以获得精确的理解。

^⑪ “受试选中语块的个数”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来: 受试选中语块的个数 = (受试选中习语的总个数 ÷ 受试人数)。

说明他们对语块的整体性本质的认识较为薄弱，习惯通过语法分析处理语言信息。这种习惯的形成与受试的英语学习经历是不无关系的：学习者在课堂环境中学习二语时，一般都是从记诵单词入手，然后学习如何使用语法规则把单词串起来组成句子。久而久之，“单词+语法”的模式在学习者头脑中根深蒂固，即使是碰到不可切分的语块，学习者仍然会依赖语法规则分析、推导其意义。

2.2 语块类别对语块识别的作用

前文提到，我们根据目标语块可以直接翻译为汉语的程度，将其分成四类。为了弄清楚受试对不同类别语块的识别是否有差异，我们统计了受试选中各类语块的频率，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3。

表 3 受试各类习语的选中频率

习语类别	所有受试 (41人)		中级组受试 (21人)		中高级组受试 (20人)	
	均值 ^②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ET	0.16	0.07	0.11	0.03	0.21	0.12
PT	0.32	0.07	0.24	0.08	0.40	0.17
NET	0.38	0.08	0.26	0.07	0.51	0.14
FF	0.24	0.11	0.25	0.16	0.24	0.05
F值	13.96	$P < 0.001$	5.81	$P < 0.05$	7.64	$P < 0.01$

从表 3 可以看出，无论是把两组受试合起来还是分别看待，受试选中各类语块的频率都是有差别的。具体来说，受试对 NET 类语块的选中频率最高，其次是 PT 和 FF，选中 ET 类语块的频率最低。表格最下方一行的数据显示，各类语块的选中频率之间的差别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表明，语块类别影响着受试对语块的识别。也就是说，目标语块能够直接翻译为汉语的程度越高（如 ET 类语块），就越能通过语法分解的方式理解其意义，因此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太会将其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语块处理；相反，如果目标语块能够直接翻译为汉语的程度很低（如 NET 类语块），学习者难以通过语法分解得出语块的意义，就会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

为了进一步看清受试究竟是在哪几类语块的处理上有显著差异，我们进行了事后检验 (Scheffé)，结果见表 4 和 5。

表 4 受试选中各类语块的频率之成对组比较 (所有受试)

	PT	NET	FF
ET	-0.162 *	-0.227 *	-0.087 (n.s.)
PT		-0.065 (n.s.)	0.075 (n.s.)
NET			0.140 *

注：* = $P < 0.05$ n.s. = 不显著 (not significant).

表 5 受试选中各类语块的频率之成对组比较 (中级组受试)

	PT	NET	FF
ET	-0.131 *	-0.155 *	-0.143 *
PT		-0.024 (n.s.)	-0.012 (n.s.)
NET			0.012 (n.s.)

注：* = $P < 0.05$ n.s. = 不显著 (not significant).

表 6 受试选中各类语块的频率之成对组比较 (中高级组受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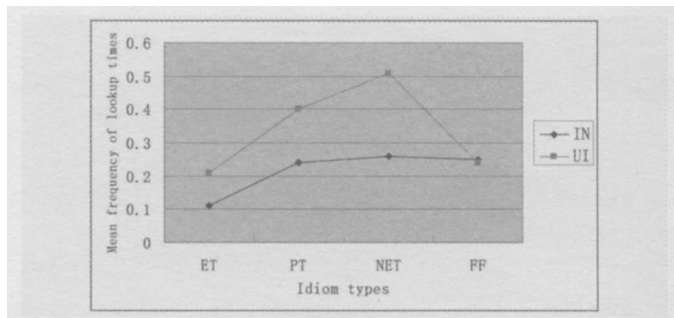
	PT	NET	FF
ET	-0.194 *	-0.300 *	-0.031 (n.s.)
PT		-0.106 (n.s.)	0.163 (n.s.)
NET			0.269 *

注：* = $P < 0.05$ n.s. = 不显著 (not significant).

不难看出，两组受试选中 PT 和 NET 类语块的频率均显著高于选中 ET 类语块的频率 (表 4、5、6)，此外，中级组受试选中 FF 类语块的频率显著高于选中 ET 类语块的频率 (表 5)，中高级组受试选中 NET 类语块的频率显著高于选中 FF 类语块的频率 (表 6)。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从表 3 得出的结论：目标语块能直接翻译成汉语的程度越低，越容易被受试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处理，反之亦然。

2.3 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对语块识别的影响

为了直观地反映受试的二语水平对其选中目标语块的频率是否有影响，我们把两组受试选中各类语块的频率画成一个曲线图 (图 1)。可以看出，除了 FF 类语块外，中高级组的受试选中目标语块的频率均高于中级组的受试。



注：N 中级组受试 (the Intermediate group); UI 中高级组受试 (the Upper Intermediate group).

图 1 两组受试选中各类语块的频率

为了进一步研究两组受试对各类语块的选中频率是否有显著差异，我们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把两组受试选中各类语块的频率进行了比较，结果看出，两组受试在 ET、PT 和 NET 类语块的选中频率上有显著差异，但是在 FF 类语块上则没有差异^③。也就是说，总体上看，高水平的受试选中目标语块的频率显著高于低水平受试，即高水平受试更加善于把陌生语块作为整体来处理。

这一结果符合一些研究者对二语学习者语块处理过程的理论探讨 (Abel 2003: 329-358; Schmitt 2004: 11-14; Wray 2002

^② 因为两组受试人数不同 (中级组 21 人，中高级组 20 人)，每类习语所包含的目标结构个数也不同 (ET、PT 和 NET 类分别有 8 个目标习语，而 FF 类仅有 4 个)，所以这里的均值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出来的：均值 = (受试选中该类习语的总次数 ÷ 受试人数 ÷ 该类习语的个数)。图 1 中所显示的频率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计算而得。

^③ 两组受试在 FF 类语块的选中频率上没有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该类习语的数量较少，仅有 4 个，若能有更多该类习语，两组受试之间的差异或许能更明显。

172-198)。比如, Wray(2002: 177-186)指出, 二语学习者刚开始学习外语的时候, 把主要精力放在单词和语法规则的学习上, 因此习惯使用语法分析的方式来分解语言输入材料。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不断提高, 他们对语块的掌握有了进步, 知道了套语体系的重要性, 因此对语篇中的语块更加敏感、更加善于识别。Abe(2003: 329-358)在一项研究中, 让二语学习者对习语的可分解性(idiom decomposability)进行判断, 结果显示, 随着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 他们对习语的整体性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因而更加倾向于把习语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为了弄清楚习语类别和学习者二语水平在语块识别上是否有交互作用, 我们进行了双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习语类别和学习者二语水平分别对语块识别有着显著影响。这两个因素有一定的交互作用, 但是尚未达到显著水平($P=0.066$)。

3 结论

二语学习者在阅读中碰到陌生语块时, 能不能识别出来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本研究通过计算机阅读任务发现, 学习者在阅读中不善于识别出文本中所包含的陌生语块。也就是说, 学习者碰到语块这种不可切分的语言结构时, 仍然习惯于用语法规则来解构分析它们。正如Wray所言, 母语者善于使用长串的、复杂的语块, 通常不用语法分解它们, 而二语学习者却习惯用语法分析的方式来处理语言信息, 他们“碰到的是短语和句子, 然而他们所注意到的却是单个的词、以及语法规则如何把这些词粘着在一起”(Wray 2002: 206)。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还表明, 语块类别和二语学习者水平对语块识别都有影响。总体而言, 语块能够直接翻译为汉语的程度越高, 学习者就越倾向于用语法分解的方式理解其意义; 相反, 语块能够直接翻译为汉语的程度越低, 学习者越难以对其进行语法分析, 从而越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也影响着学习者的对语块的识别。数据显示, 英语水平较高的受试选中目标语块的频率总体上高于英语水平较低的受试。这说明, 尽管课堂环境下学习外语的学习者倾向于用语法规则来分解语块, 但是随着语言水平的增长, 学习者对语言信息进行整体处理(holistic processing)的能力不断加强, 对语块进行分析处理的倾向会逐渐降低。

以上的研究结果启示我们, 在外语教学中, 教师在教授语法和词汇知识的同时, 应该想办法提升学习者对语块的整体性的意识, 培养学习者对语块的整体处理能力。此外, 对于不同类型的语块, 教师应该区别对待。比如, 对于那些实际意义和中文直译相去甚远的语块, 因为很容易判断出来它们是一个整体, 教学重点应该放在理解上, 而对于那些实际意义和中文直译接近的语块, 因为理解不再是问题, 教学时应更强调其整体性, 同时注重其使用。针对不同二语水平的学习者, 语块教学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对于水平较低的学习者, 由于他们对语言进行整体处理的能力比较欠缺, 重点应该放在提升他们对语块整体性的认识上; 而对于那些水平较高的学习者, 教学时可以强调语块的理解和灵活使用。

二语学习者如何处理语言输入中的语块, 是目前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研究通过计算机阅读任务, 对学习者在阅读中的语块识别进行追踪, 并得到了一些发现。在这方面, 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有待探讨, 比如, 本研究所选的目标语块均为动词性习语, 学习者对其它类型语块的识别尚待挖掘, 此外, 不同的语境条件对语块识别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附录: 本研究所选用的目标语块

ET类: tighten one's belt leave one's mark lick one's lips muddy the waters swallow the bait scratch the surface (not) lift/raise a finger hit the mark

PT类: find one's feet ruffle one's feathers drag one's feet/heels draw a blank tip the balance know the score turn the tables tie the knot

NET类: pull one's weight kick one's heels get one's goat get the goat bite the bullet chew the fat take the biscuit split hairs

FF类: pull one's leg eat one's words make one's bed move heaven and earth

参 考 文 献

- [1] Abe, B. English idioms i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lexicon: a du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3 19(4): 329-358
- [2] Amadi, P. J. L., & Savignon, S. J. Rare words, complex lexical units and the advanced learner. *J. In J. Coady & T. Huckin (eds),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Q.*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57-173
- [3] Bishop, H. The effect of orthographic salience on the look up and comprehension of unknown formulaic sequences. *J. In N. Schmitt (ed), Formulaic Sequences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Use Q.*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227-248.
- [4] Cieślicka, A. Literal salience in on-line processing of idiomatic expressions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6 22(2): 115-144
- [5] Cooper, T. C. Processing of idioms by L2 learners of English. *J. TESOL Quarterly* 1999 33(2): 233-262
- [6] Ellis, N. C. Sequencing in SLA - Phonological memory, chunking and points of order. *J. 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6 18: 91-126
- [7] Hever, B. The Vocabulary Size Test WE/OI. Retrieved July 15, 2005. www.educ.goteborg.se/usan/pforum/elpa/001.htm, 2001.
- [8] Inui, S. Don't put your leg in your mouth: transfer in the acquisition of idioms in a second language. *J. TESOL Quarterly* 1986 20(2): 287-304.
- [9] Laufer, B. Avoidance of idioms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effect of L1-L2 degree of similarity. *J. Studia Linguistica* 2000 54(2): 186-196
- [10] Liontas, J. I. That's all Greek to me: The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Greek phrasal idioms. *J. OJL. The Reading Matrix: An International Online Journal* 2001 1(1): 1-32. http://www.readingmatrix.com/articles/john_liontas/article.Pdf

- [11]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English - Chinese) [Z]. translated by Zhu Y,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Addison Wesley Longman China Limited 1998 《当代高级英语词典 (英英 · 英汉双解) 》, 朱原等译, 1998 商务印书馆 · 艾迪生 · 维斯里 · 朗文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 [12] Mehpour S, & Riazi A The impact of text length on EFL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J]. Asian EFL Journal 2004 6(3). Retrieved on Nov 28 2006. http://www.asianefljournal.com/Sept_04_sm_ar.Pdf
- [13] Nattinger J R, & DeCarico J S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4] Qi X B et al A Dictionary of Current Idiomatic English [Z]. Tianjin Tianj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00. (秦秀白主编, 2000 《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5] Schmitt N (ed). Formulaic Sequences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Use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16] 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7] Sinclair J, et al (eds). Collins COBUILD Dictionary of Idioms [J].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8] Skehan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8
- [19] Underwood G, Schmitt N, & Galpin A The eyes have it: An eye movement study into the processing of formulaic sequences [J]. In N Schmitt (ed), Formulaic Sequences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Use (pp. 153 - 17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20] Weirer R The role of formulaic langua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eview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 16(2).
- [21] 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CUP 2002
- [22] 丁言仁. 短语研究的兴起和理论意义 [A]. 全国首届第二语言习得研讨会论文集 [C].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4
- [23] 何莲珍. 短语境阅读测试法的效度研究 [J]. 现代外语, 1998 2: 58 - 65
- [24] 文秋芳. 频率作用与二语习得——《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2002 年 6 月特刊述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2: 151 - 154

Recognition of Unfamiliar Formulaic Sequence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in Reading —— A Study Based on a Computerized Reading Task

ZUO Hong-s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 Formulaic sequences are prefabricated lexical units that are stored and retrieved whole from memory at the time of use. By means of a computerized reading task,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track EFL learners' online recognition of unfamiliar formulaic sequences in reading, i.e., whether the learners can recognize these sequences as holistic structures. It is found that the learners in general failed to recognize the holistic nature of the target formulaic sequences. They tended to analyze formulaic sequences according to grammatical rules instead of processing them as unanalyzable unitary lexical entities. Data also revealed that the types of formulaic sequences and the learners' L2 proficiency both had a role to play in the recognition of unfamiliar formulaic sequences.

Key words: Formulaic Sequences; Recognition; Holistic Nature



NewClass®
数字化语言实验室

NewClass® 交互式录播语言实验室

珍藏外语教学的精彩

东方正龙 北京东方正龙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10) 62969277
www.newclass.com.cn 电话: (010) 51298899 传真: (010) 62973888 E-mail: service@newclass.com.cn

诚征 因公司发展需要, 以下地区诚征合作伙伴:
福建、江西、湖南、贵州、海南。
垂询电话: 010-51298899

广东办 020-38468476	吉林 0431-87822991	山东 0531-88065788	广西 0771-5607799	郑州 0317-63863190	济南 0531-88060040	太原 0351-7555649	重庆 023-60899327
上海办 15052292228	哈尔滨 0451-86615178	陕西 029-87322926	大连 0411-84541901	武汉 027-87174041	昆明 0871-5319108	成都 028-85235979	合肥 0551-5132126
南京办 13776625656	广东 020-87503258	河北 0311-86960760	兰州 0931-8811550	沈阳 024-23890166			